

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它们的名字叫

长征

大国重器命名背后的红色传承

四川大凉山深处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一枚枚以“长征”命名的运载火箭奔赴浩瀚宇宙；青岛湾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静静陈列。

一个托举中国航天逐梦寰宇，一个筑牢我国水下国防基石，共同的名字，书写着中国科技的壮阔远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鼓舞着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攀登科技高峰。

90多年前，红军于绝境之中突破重围，开启伟大远征。几十年来，从筚路蓝缕拓荒，到勇闯禁区攻坚，再到接力开创未来，“长征”，既是一个个大国重器共同的名字，也是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是奔赴山海、永不停歇的时代征程。

破重围，开启伟大远征。几十年来，从筚路蓝缕拓荒，到勇闯禁区攻坚，再到接力开创未来，“长征”，既是一个个大国重器共同的名字，也是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是奔赴山海、永不停歇的时代征程。

◀ 2019年12月27日20时45分，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 这是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7月10日摄，无人机照片）。

“长征一号”核潜艇。

共同的名字叫长征

血战湘江，激战娄山关，勇克腊子口，爬雪山，过草地……一往无前的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我国的航天和国防核工业的发展历程，同样是一次克服艰难险阻的远征。

20世纪60年代，为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国启动首枚运载火箭研制工作。面对工业底子薄弱，关键技术遭到外部严密封锁的困境，老一辈航天人在绝境中蹚出一条生路：

没有大型计算机，轨道、结构计算依靠手摇计算机。科研人员在简陋厂房、野外试验场日夜奋战。面对重重困难，钱学森、张劲夫、王秉璋等先驱共同提议，为运载火箭定名“长征”。

“将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寓意着它必将像红军长征一样，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韩厚健回忆。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飞冲天，成功把“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叩开太空之门。

自此，从小型运载火箭到长征五号大推力重型火箭，从常规推进剂到新一代绿色动力火箭，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不断迭代升级，覆盖近地、高轨、深空等多重发射需求。截至2026年10月10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刷新至671次，一次次托举卫星、载人飞船、深空

探测器奔赴浩瀚宇宙，成为我国实现航天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载体。

长征，在九天之上，也在蓝海之下。几乎在航天事业奋起的同一时期，我国水下核力量攻关也悄然开启。

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严密技术封锁。1958年，聂荣臻元帅呈报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在与世隔绝的深山山谷，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与副总设计师赵仁恺等8000军民隐姓埋名，住“干打垒”、饮池塘水，开启核潜艇的研制事业。

1970年8月30日，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实现满功率运行。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艇上4.6万个零部件、1300多种材料，“没有一颗外国螺丝钉”。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将其命名为“长征一号”。

“长征一号”的人列，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迈入了核潜艇时代。今天，中国核潜艇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依然延续着“长征”的名字。

一重向天、一重向海，两大国之重器同样诞生于“一穷二白”的困境，同样依靠自力更生闯过无数难关。

共同的信念是长征

革命理想高于天。

“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经历湘江战役后只剩

下3万多人，到陕北已不足1万人。面对千难万险仍坚信革命必胜，愈挫愈勇。”韩厚健常用此鼓舞自己。

坚持自主创新的路上，面对无数的“雪山草地”，遭遇失败挫折依然坚信能够走出一条自立自强的道路，是科技工作者们的理想信念。

被称为“胖五”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研制，曾经历过刻骨铭心的挫折。2019年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火箭成功发射，大推力火箭涅槃重生。

深海远征的路上也历尽坎坷。

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于俊崇谈起“长征一号”研制的艰难深有感触。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研制中，国外严密封锁主泵核心技术，大家只能另辟蹊径，用手解方程、拉计算尺、摇手摇计算机，“把一个流程变成两个，让小流量也有大流量的效果。”他说。

坚定的信念同样鼓舞我国自主三代核电事业攻坚克难。

“华龙一号”反应堆总设计师刘昌文，参加工作不久就投身自主三代核电研发，经历了“华龙一号”三次受挫、三次重启：早期自主方案在项目遴选阶段不敌国外方案；研发推进中，技术路线几经调整；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又给工程按下“暂停键”。

面对困境，团队咬定自主路线不动摇。如今，“华龙一号”在运在建机组达到47台，占据全球三代核电的“半壁江山”。

共同走好新的长征路

放眼全国，长征的烙印早已深深融入国之重器的命名体系。

遵义舰、赤水舰等以长征路上关键地标命名的战舰入列服役，让长征这一精神火种随着钢铁舰阵驰骋万里海疆。

科技发达的当下，为何我们还需要以“长征”为名？

刘昌文说，长征，是中国人的精神坐标。“过去红军靠的是草鞋、信仰与热血，攻下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今天，我们靠的是实验室的一次次反复，失败后的一次次重来，攻克一道道技术天险。”他说。

39岁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研究员钟明君用十余年时间攻坚核热工水力自主分析软件，走出了一条他的“长征”路。过去相关计算高度依赖国外商业软件，随时面临“卡脖子”风险。他和团队从零开始编写代码，啃下海量技术资料，实现软件自主可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红军走过的大凉山，年轻的身影接过当年的火炬。

1970年，当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时，一支队伍从茫茫戈壁出发，来到凉山开启探索浩瀚宇宙的新远征。修公路、搭桥梁、建厂房……十几年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塔在彝海结盟之地拔地而起。

中国航天发射阵地首位女性“01”指挥员——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张润红向近来新入职的年轻人发问：“我们为何要有自己的通信卫星？为何必须发展自己的定位导航系统？”答案铿锵有力——“我们必须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放眼全国，新时代科技长征如火如荼。“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刷新世界纪录，“灵晟”超级计算机站上全球前沿，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仰望苍穹，天问系列不断拓展深空探测边界……从基础科研到重大工程，从航天飞天到核动力发展，无数青年科研人员接续奋斗。

长征，这个沉甸甸的名字，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未来的宣誓。走好新时代科技长征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新一代科研工作者的脚下，征途不断向前延伸。

新华社记者 吴光于 顾天成 李力可
(据新华社成都10月12日电)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客户端